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六五—五次会议

2011年4月14日星期四上午11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奥索里奥先生	(哥伦比亚)
成员: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巴尔巴利奇先生
	巴西	维奥蒂夫人
	中国	王民先生
	法国	阿罗德先生
	加蓬	蒙加拉·穆索奇先生
	德国	贝格尔先生
	印度	哈迪普·辛格·普里先生
	黎巴嫩	萨拉姆先生
	尼日利亚	奥格武夫人
	葡萄牙	莫赖斯·卡布拉尔先生
	俄罗斯联邦	卡雷夫先生
	南非	马沙巴内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迪卡洛夫人

议程项目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506)。



上午 11 时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 我请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玛戈·瓦尔斯特伦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玛戈·瓦尔斯特伦女士发言。

瓦尔斯特伦女士(以英语发言): 毫无疑问, 安全理事会为铲除冲突中性暴力祸害, 通过了多项历史性决议。但是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 这些决议目前对利比亚妇女有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去年 12 月第 1960(2010)号决议通过时(见 S/PV. 6453), 有一位利比亚妇女在本会议厅中, 她会产生什么期望?

简而言之, 第 1960(2010)号决议承诺发挥的作用是预防。第 1960(2010)号决议正确地把重点放在威慑上。在这方面, 它是一项政治承诺, 要运用安理会的全部工具来防止和处理战争中的强奸暴行。它规定了问责制度的各项内容, 目的是对实际凶手和潜在凶手的行为进行威慑。

然而, 关于利比亚问题的第 1970(2011)号和第 1973(2011)号决议对于性暴力危险一字不提, 而由于动乱升级和大规模流离失所, 这一危险是确实存在的。第 1970(2011)号决议的序言部分列出了一系列人道主义关切——任意拘留、强迫失踪、酷刑、即决处决、强迫难民外逃, 以及镇压和平示威。经验证明, 此类情况往往是性暴力上升的信号。但是, 如果在任务授权中和相关政治讨论中不明确提到这个问题, 那么就不大可能会提出这个问题。

通过对强奸的后果发出切实可信的威胁, 能够产生影响。因此, 第 1970(2011)号决议是一个机会, 安

理会可借此提出警告, 以实施去年 12 月极其有力地表达的意向。

尽管国际社会为保护利比亚平民采取了有力行动, 但性暴力现象仍然抬头。有关强奸的报告未获证实——甚至遭到残暴压制, 但它们引起了世界的关注。Eman al-Obeidi 的名字尽人皆知。来自利比亚-突尼斯边界的过境营地以及来自外科医生、医生和国际媒体代表的报告表明, 她的案件不可能是个别事件。

随着政治或安全局势的恶化, 各种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 性暴力往往成为一系列镇压手段的一部分。把它列入有关维持和平和其他涉及第七章的决议中, 将会发出一个强有力信号, 即性暴力同其他严重违法行为一样, 将受到调查。它告诉利比亚、科特迪瓦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妇女, 第 1960(2010)号决议中所作的保证将会变为行动, 专题决议实际上是采取国家一级行动的前奏。

鉴于性暴力贯串整个战争历史, 应当自动和有系统地把它列入保护措施所涵盖的范围。安理会已经确认, 性暴力被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用于谋求达到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所以, 应当不断研究这个问题。不然, 在前线从事的干预行动可能会把妇女的安全置于次要位置。如果我们以缺乏可靠数据作为袖手旁观的理由, 我们将永远晚一步。

但是, 我乐观地认为, 第 1960(2010)号决议将把辩论的内容从被动应对性暴力——就象对待任何其他悲剧一样——转变为防止性暴力——就象对待任何其他威胁一样。实际上, 第 1975(2011)号决议在 3 月 30 日获得通过时已经适当提到性暴力(见 S/PV. 6508), 该决议针对科特迪瓦暴力的升级, 规定实行定向制裁。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表明这种暴力获得认真对待并被日益纳入安理会的核心工作。

在科特迪瓦选举后危机中, 出现了惊人的性暴力报导。初步消息表明, 如同以前在肯尼亚和几内亚所看到的那样, 性攻击可能带有政治目的。必须对这些事件进行迅速和彻底调查。安理会在今后几周审议联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的任期时，也应当考虑到这些事件。

安理会成员记得，第 1820 (2008) 号决议第 2 段要求“武装冲突各方立即彻底停止针对平民的一切性暴力行为”，并强调在大赦条款中排除这类罪行。因此，我敦促安理会利用其影响力，确保在利比亚或科特迪瓦达成的任何停火协议中，也包括停止把性暴力作为战争手段。此外，调查委员会中必须包括处理此问题的专家。

刚果民主共和国几乎每天继续传来有关针对脆弱社区实施性暴力的报告。201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1 年 1 月 1 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马西西境内的 Bushani 和 Kalambahiro 村，有 47 名妇女被强奸。凶手据称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刚果(金)武装力量)(前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的士兵，他们当时参加了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和刚果(金)武装力量的联合行动。

然而，过去几个月的情况也表明，只要存在政治意愿，就有办法。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确保对 2010 年 12 月菲齐境内发生的强奸进行迅速和公开的调查，导致巴拉卡军事法庭对 Mutware Kibibi 中校和另外 10 名刚果(金)武装力量军官进行审判和定罪。这些凶手将服刑 10 到 20 年。此外，同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有联系的卡利克斯特·姆巴鲁希马纳将在 2 月份从法国被移交给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

这些行动值得效仿，但同时也必须一贯而坚持不懈地捉拿所有犯罪人。这将提高实施、指挥或纵容性暴力行为的代价，从而成为对其他人的一种警示。

今年 2 月，我第三次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卡比拉总统和刚果政府高级官员讨论了有罪不罚问题。总统确认，作为预防工作的一个关键要素，必须确保有力地调查和起诉犯罪人。在这方面，在政治领导人中似乎有一种新的认识。还出现了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高级军官——包括指挥官——的性暴力罪行进行定罪的新趋势。3 月，我们看到 Jérôme Kakwavu

将军受到起诉，他是迄今为止因性暴力罪行受审的最高级别国家部队军官。各成员知道，他是被安理会列入黑名单的五名军官之一。

我希望这些积极迹象能够得到保持和加强。自瓦利卡莱发生大规模强奸事件以来，联刚稳定团的保护措施也有了显著变化，包括启动了社区预警报警网络。

我 2 月份还访问了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边境上的西开赛省的 Kamako 市，以便调查有关刚果妇女和女孩在目前安哥拉驱逐人员的情形下遭受性暴力侵害的报告。地方政府官员和联合国各个机构在 2011 年 1 月记录到了 185 起强奸案件。我在 Kamako 与其中近 70 名妇女和女孩见了面。一位妇女说她在集市上被绑架，并且在几天时间中多次遭多名暴徒强奸，随后被逐出安哥拉领土。一名妇女说她被轮奸并且被绑在树上，我看到了她手臂上绳索留下的勒痕。许多妇女说她们急于找到她们的孩子，这些孩子在她们被驱逐之后还留在安哥拉。安哥拉安全部队涉嫌参与了许多此类案件。

我随后于 3 月 10 日至 14 日访问了安哥拉，并向该国当局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走访了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边境上的北隆达省，在那里访问了 Chissanda 过境点和 Cajamba 难民安置点。关于刚果妇女在非法钻石开采活动和驱逐行动中遭受性暴力侵害，这方面存在着严重而合理的关切。妇女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受到伤害。她们是非法移民中的少数人，有可能遭到男性武装分子和军人的强奸和性威胁。我们也对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贩运妇女和女孩到钻石开采区从事卖淫和强迫劳动一事感到关切。

此次访问的成果是，安哥拉政府与联合国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公报中概述了制定预防措施的积极主动战略。安哥拉当局作出了具体承诺，其中包括：通过警察和军队的指挥系统重申禁止性虐待的命令；在部队和警察行为守则中加强对此类侵害行为零容忍的承诺；在可靠信息的基础上对涉及侵害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并且确保惩处犯罪人；为联合国和国际移民

组织评估团前往有关地区提供便利，以及使联合国的保护工作人员能够定期进入羁押中心或类似地点。

从实际角度讲，至关重要加强此前设立的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混合委员会的作用，因为它是解决与非法移民有关跨界问题的正式框架。混委会应当在国家和省两级发挥作用，而且应当尤其侧重关注易受伤害的妇女和女孩。联合国在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驻留机构必须定期交流信息并进行协调。这再次反映了第 1960(2010)号决议设想的预防办法，而且证明有可能找到务实解决办法。

跨境和区域层面的合作对解决往往有区域影响的问题至关重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把与非洲联盟(非盟)进行战略性交流作为优先事项。3月28日，我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武装冲突中妇女与儿童问题会议开幕式上发言。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公报，强调非洲联盟与联合国应当针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采取联合应对措施，并且特别强调必须对侵害妇女和儿童的罪行进行调查，启动针对武装部队和警察的预防活动，并且确保把犯罪人绳之以法。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还表示支持非盟委员会主席作出的决定，任命一名非盟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特别代表。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可以在诸多领域得到加强，例如培训维和人员、确保在由联合国和非盟牵头的调解和解决冲突进程中始终反映对性暴力问题的关切等。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应当考虑把性暴力问题作为一个议程项目列入今后的会议中。

我的办公室正在与一系列合作伙伴一道，并且从各个角度，包括“由下而上”地研究性暴力问题。上周，我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在那里我们讨论了前线维和人员面临的实际挑战。对这些维和人员来说，制止性暴力的任务授权涉及的是行动，而不仅仅是主观愿望。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政治上的支持以及他们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所有手段。在这方面，我的办公室与维持和平行动部和联合国妇女署合

作制订了创新的、以假想情况为基础的培训课程，还在孟加拉进行了试验。我和部队派遣国之间的互动交流确认，它们把解决性暴力问题视作保护平民方面的一个核心挑战。

我的办公室也在制订一些旨在加快执行第 1960(2010)号决议的手段，其中包括：建立监测、分析和报告安排以便改善信息流动；编制预警迹象汇总表，以帮助外勤工作人员预测性暴力的发生；建立对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有实际影响的问责制度。

改善数据质量本身不是目标，但有助于为作出更好的应对提供信息。我们预计会在 5 月底以前向实地分发有关执行第 1960(2010)号决议的指南。其中将包括妇女顾问一职的行动构想和职权范围。我们的设想是，保护妇女顾问将就落实有关妇女、和平与安全各项决议的重要内容，向联合国高级领导提供咨询意见。作为我们为加强问责制所作努力的一部分，我希望在 5 月底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制裁委员会通报情况。在安理会拟定下一次访问非洲的工作范围的过程中，我的办公室依然随时准备为安理会效劳。

法治专家组已经成立并投入运作，并将在本月晚一些时候部署到利比里亚，以便支持为听审性暴力案件而专门成立的刑事法院“E”法庭。专家组随后将在 5 月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以便通过位于南北基伍的起诉支助小组加强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的能力，并且为接受过处理性暴力案件方面培训的女法官提供指导。专家组也将在 5 月被派往苏丹南方，以帮助建立新的法律框架。

战争是一种充斥着致命暴力的环境。在此种环境中，性暴力往往很容易被视作不太严重的罪行。妇女并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一位来自波斯尼亚的强奸营的幸存者的经历并非如此，她告诉我：“他们没有杀死我，但已经夺走了我的生命。”来自利比里亚的一名妇女把强奸描述为“一种缓慢的谋杀”。性暴力不止伤害幸存者的身体，而且还给她们带来心灵和社会层面的摧残，把受害者变成被遗弃者。而且，这种战争手段需要的武器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残暴意图。正如

一名印度维和人员上周恰如其分指出的那样：“强奸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侵害。”我们无法扭转不可逆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加强努力，防范和起诉这种行为。

在这一方面，许多妇女将第 1960(2010)号决议视为给她们带来希望的信息。在我离开会场时，一名我于 3 月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遇到的妇女抓住我的手说，“你不远万里从纽约来到这里，这意味着我们毕竟不是孤单的”。因此，即使为紧急情况所迫，即使在有确凿证据之前，即使武器禁运或禁飞区与哪种

性别有关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尚不明确，但我们仍然必须记住妇女。我们维护国际安全的努力除非包括在性暴力发生之前即予以制止的努力，否则便不算全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瓦尔斯特伦女士作了非常重要和全面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该问题。

上午 11 时 30 分散会。